

庐 剧

姑 嫂 怨

合肥市庐剧团集体讨论

董四秋整理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前 言

“姑嫂怨”(原名“張太和休妻”)是廬劇傳統劇目“大辭店”当中的一折。“大辭店”一劇,其中包括“投店”“辭店”“采桑”“賣貨”“張太和休妻”“勸小姑”數折。由于該劇情節不够緊湊,往往單折獨成一出。而其中“張太和休妻”,喜劇風味較濃,受到觀眾喜愛。

“姑嫂怨”一折,是描寫:張太和出外貿易三年未歸,嫂子賀氏與小姑子蘭英在家度日。小姑貪玩,忘記吃飯,被嫂子責備一頓。小姑懷恨在心,張太和回家后,小姑在張面前搬弄是非,說嫂子在家好吃懶做,私通旁人,敗壞門庭。張信以為真,將妻休掉。賀氏甚痛苦,要到後園自盡,小姑子沒想到為出一口悶氣,把禍闖大,弄得不可收拾,只好到兄嫂面前陪情,結果落得像“小老鼠鑽到風箱里——兩頭吃氣”。最后不得不將搬弄是非的原因告訴哥哥,兄妹二人向賀氏陪情,一家三口才得和好。

此劇根據廬劇老藝人張金柱口述本整理。合

肥市廬劇團許自清等同志又作了補充，并經該團集體討論。

改本在原劇基礎上，作了豐富人物性格的必要加工，情節上作了較合理的安排，語言、唱詞力求洗煉。

“姑嫂怨”是個小喜劇，很能舒暢人心。1957年春，安徽省廬劇團赴京匯報演出時，曾帶了這個小劇，頗受北京、安徽等地觀眾的歡迎。演出時，根據劇作家、批評家和廣大觀眾的意見，又作了修改。當然由於改編者能力所限，其中尚有未盡善處，希望親愛的讀者、演出者多多提供寶貴意見，以便把它改的更好一些。

最後感謝大家的热情幫助。

整理者

1957.7.27.

姑 嫂 怨

〔廬 劇〕

人物：張太和 卅多歲，生意人。
賀 氏 廿八、九歲，張妻。
蘭 英 十三、四歲，張妹。

〔蘭英拿針綫上〕

蘭 英：（念“干板”）

織布紡紗學針綫，

整天忙的好厭煩。

（轉至椅前，將針綫順手丟在桌上）

我小蘭英，从小就跟着大哥和大嫂过日子。大哥这几年出去做買賣去啦，不在家下，我那个嫂子賀氏呀！可就把我管的嚴緊啦。說什麼：女到十二三歲，要學做針綫、學插花、學做飯……唉！學這個學那個，也不給我出去玩玩。前天我和小鳳玩了半天忘記來家吃飯，她就把我責罵一頓。哼！等我哥哥回來呀……定叫我哥哥

狠狠的打她一頓，也好出出我心頭的悶氣。對！嫂子今天不在家，我先到後院裡找小鳳玩玩去。（出門大喊）小鳳啊！小鳳！（急出門，見嫂子却回）哎喲！真倒霉！剛想出去玩玩，哼！嫂子又回來了！（不悅，停在門口）

〔賀氏提籃上〕

賀 氏：（唱“二采”）

春去夏來秋又過，
殘冬臘月又一年。
我夫出外三年整，
每日思念難入眠。
前村大叔捎來信，
丈夫今日轉回還。（甚喜悅）
快去準備酒和菜，
一家團圓共用餐。

（一脚門裡，一脚門外，喜歡的招呼蘭英）

妹妹，妹妹愛！

蘭 英：噢！嫂子什麼事呀？

賀 氏：妹妹愛，（見蘭英一旁不理、親切地）剛才前院大叔說，你大哥就要回來了。

蘭 英：（意外）噢！大哥他回來了？（停頓，轉至一旁暗暗發恨）

賀 氏：妹妹，你大哥回來是樁喜事。

蘭 英：(賭氣地) 哎喲！喜事，喜事，我巴不得他一時就回來！

賀 氏：妹妹，快把這些菜洗洗，咱姑嫂二人做好飯菜等候你哥哥回來。(對鏡理髮) 待我梳洗梳洗，換件衣衫。

蘭 英：(旁白) 哼！讓我一人去，我就不去。(將菜籃放在地上，轉臉不理)

賀 氏：妹妹，走呀！

蘭 英：你先去吧！

賀 氏：好，妹妹隨後就來。

(唱“二采”)

提起菜籃東廚走進。(下)

蘭 英：(唱“二采”)

走了我蘭英對頭人。(指賀氏背形)

這下我哥哥來了，定叫你啞巴吃黃連，有苦說不出。

賀 氏：(在內喊) 妹妹，妹妹，你快來呀！

蘭 英：來了，來了。(急下)

〔中幕閉〕

張太和：(幕內) 走啊！

〔張太和背包袱上，圓場〕

張太和：(唱“二采”)

張太和離家有三載，

在外鄉做生意和气生財。
只為回家探妻妹，
把生意交給別人才得離開。
一路上受盡了風霜苦，
早起晚歇趕回家來。

妹妹哪里？賀氏哪里？

〔內無人應〕

張太和：她們哪里去了？

（接唱）站在客廳一聲喚，
妹妹，我妻哪里？

〔賀氏與蘭英上，賀氏換上較鮮艷的衣衫，隨走
隨整金釵〕

賀 氏：（同唱“二采”）
蘭 英：

姑嫂二人走出來。

賀 氏：（唱“二采”）

一見丈夫我飄飄下拜，

張太和：（唱“二采”）

忙還禮把包袱摘下來。

賀 氏：（唱“二采”）

用手兒搬過棕小椅，

張太和：（唱）坐下了張太和，

蘭 英：（唱）小妹妹，

賀 氏：（唱）賀氏妻，

張太和：(同唱)三人同坐叙开怀。
賀蘭英

(賀氏至丈夫前。蘭英忙接過包袱，置於桌上)

賀氏：啊！我夫在外三年可好？

張太和：好啊！不知賢妻在家度日可好？

賀氏：也好啊，有勞我夫問候。

蘭英：(欲上前答話，又難插嘴，賭氣坐在一旁)

張太和：妹妹在家虧你照顧。

賀氏：這是說的哪里話來，妹妹年幼，為嫂子理當照顧。

蘭英：(反語)哎喲！嫂子可照顧我啦！……

賀氏：丈夫啊！

(唱“二采”)

三年來不見我夫君，
看你消瘦為妻痛在心。
你去時又紅又白書生樣，
到如今黃干黑瘦為何情？

張太和：(唱“二采”)

作生意心思都挖盡，
五更起來半夜安身。
一秤買來百秤賣，
大事小事費思忖。
光陰似箭催人老，
到這時黃干黑瘦老了人。

〔蘭英又想說，又被嫂打斷，氣的將椅拉至一旁背坐〕

賀 氏：（唱“二采”）

我的夫在家有我照應，
三年來在外鄉無人關心。（走上前）

我夫……

張太和：賢妻，

（唱“二采”）

我在外鄉做生意，
時刻把妻挂在心。
想賢妻想的茶飯懶用，
我想你每夜到三更。

……………（見蘭英背坐）

手拉愛妻身邊坐，

賀 氏：（瞪張太和一眼）呀，我夫！

（唱“二采”）

小妹妹在跟前怎好把丈夫親。

（旁白）待我用言語將小妹支開，（向蘭英）妹妹，你哥哥一路辛苦，你去燒杯茶來，給他解渴。

〔蘭英故作沒聽見，背過身去〕

蘭 英：（旁白）哼！她自己不去讓我去。呃！有了，待我也想办法將她打發走。（向張太和）大

哥噯，你走了这么多天累了吧？渴了吧？餓了吧？

張太和：妹妹倒是关怀兄長，今日忙着赶路，未曾用飯，腹中倒有些飢餓。快，快，快准备飯菜，为兄……

蘭英：（向賀氏）哎呀！是啊！嫂子噯，大哥餓了就該用飯才是呀！

〔賀氏忽然想起〕

賀氏：为妻听說你要回來，已將酒菜准备好了，待我到东廚做來。

張太和：有劳我妻。（見賀氏背形）我妻头戴金釵，身披花衫，几年不見，她，她越發俊俏了。……

蘭英：（旁白）好呀！这一下她走了，我可要倒倒苦水啦。（吞吞吐吐）大哥，

張太和：妹妹有何話講？

蘭英：大哥噯……噯……我……

張太和：講啊！

〔蘭英一时想不起來〕

蘭英：大哥，你回到家中，与嫂嫂一談就是半天，把小妹妹放在一旁忘怀了……

張太和：你这个丫头，一家人家分什么里外。呵！为兄在南京城里，还給你帶來了花針絨綫，待我取來給你。（取花綫等物与蘭英）

蘭 英：我知道大哥疼我，可是你走了哇，我日子就不好过了呀！

〔張太和略惊〕

張太和：啊！妹妹，你嫂嫂待你一定不錯啊。

蘭 英：什么不錯，你只听一面之詞，妹妹的話就不願听。你，你偏心眼兒！

張太和：這話就不对了，你嫂子話要听，你的話啊……

蘭 英：（急問）妹妹的話就不听啦？

張太和：也要听啊！

〔蘭英忽又高兴起來〕

蘭 英：噢！我的話你听？大哥，你听。

張太和：小妹講來。

蘭 英：大哥，你出外貿易三年，嫂子她……（吞吐不敢講）

張太和：怎样？（蘭英不理）她打你了？

蘭 英：未曾打我。

張太和：罵你了？

蘭 英：也未曾罵。

張太和：是呀，看在你兄長我的份上，她也要担待三分啊！沒打沒罵也就好了。

蘭 英：她……她……

張太和：她到底怎样啊？妹妹快快講來。

蘭 英：(心慌、旁白)大哥真的問起來了，我講什么呢？(无主張的)这可怎么办啊？(暗思)有了，哼！我先騙他一番。(至張太和前)哥哥噯！你不在家，嫂子她好吃懶做，不会过日子。(至一旁思索)

張太和：这……呃……

(唱“老生調”)

你嫂子本是賢德女，
不是好吃懶做的人。
莫非是她在家虧待你，
今日在兄長面前搬是非。
背人怎能把坏話講，
万万不可冤枉好人。

(蘭英甚不高兴)

蘭 英：大哥，你偏心！哪个冤枉她了……(欲哭)还有呢！我都不講了。

張太和：不要啼哭，还有什么事情？对为兄講來也就是了。

蘭 英：反正我講了你也不信，我就不講了。

張太和：妹妹，要是果然有不平之事，为兄与你作主。

蘭 英：(喜悅)噢，哥哥，你說的是真的呀！

張太和：你快講！

〔蘭英思索〕

蘭 英：（旁白）哎喲，……（忽然想起）噢！有了……
大哥，你听啊！

（唱“二采”）

我嫂子日上三竿才爬起，
鷄叫三更才把身安。
家中无柴她不問，
鍋里无米她不管。
街上熱鬧長街乱串，
三日兩頭進城关。
猪肉牛肉頓頓有，
瓜果梨棗吃的全。
上半年花掉銀子五十兩，
下半年賣掉家中三畝田。

張太和：啊！她竟有这等事情？

蘭 英：妹妹說的句句都是實話，你愛信就信，不信就算了。

張太和：（略有懷疑）啊……

蘭 英：（旁白）这一下他可信了吧！……哼！讓你
狠狠地……（作打的姿態）

張太和：（旁白）想我妻嫁到張家已有六載，甚守本
分，怎能做出这等事來？这个……（停頓）

蘭 英：（火上加油）大哥若不相信，你問問东院里

王大娘，前院里張大叔，哪个不知，哪个不曉呀！

〔張太和相信是真〕

張太和：妹妹言之有理，為兄前去問個明白。（欲走）

蘭英：（甚慌，旁白）坏了！（急上前拉住張太和之衣襟）大哥，你先問問嫂子她……不就明白了。

張太和：（略思又回）也好，等她出來問個明白，若真有此事，我定要狠狠地責罵她一頓。

蘭英：（旁白）哎喲！講了好半天，心想大哥能將她責打一頓，那知又什麼（學張太和口吻）“定要狠狠的責罵她一頓”。哼！这也太便宜她了，我不如再說的重一些，讓大哥打她一頓。哥哥呀！還有呢。

張太和：啊，還有什麼？講！

蘭英：你听呀，

（唱“二采”）

還有的丑事我不好言，

張太和：啊，有什麼丑事？快講！

蘭英：（唱“二采”）

嫂子她敗坏門風不要臉。

張太和：啊！敗坏門風？她她她……怎樣？

蘭英：她她……她……

張太和：怎樣？講！

蘭 英：（旁白）哏！講就講。（向張太和）哥哥呀！

（唱“二采”）

她白天常与光棍來飲宴，
到夜晚与風流浪子共枕眠。
說什麼三从四德賢良女，
綠帽子压在了你的眉尖。

張太和：（急問）此話当真？

蘭 英：哪个騙你！（旁白）我看你信不信……

張太和：啊！这金釵，銀戒，漂亮的花衫，哪里而來？

蘭 英：是呀！不看吃的，看穿的，你沒看到她打扮的花枝招展，你不在家給誰看呀？

張太和：这，这，这，好惱！

（唱“老生調”）

我的妹認真講定是真情，
不由我張太和惱恨在心。
拉住小妹要憑証，

蘭 英：（惊慌失措）这憑証么？……噢！噢！

（唱“二凉”）

金釵銀戒就是憑証。

張太和：（唱“老生調”）

你嫂子金釵何人所打？

蘭 英：（唱“二采”）

金釵是光棍送上門。

張太和：（唱“老生調”）

哪來的銀錢把戒指買？

蘭英：（唱“二采”）

買戒指用的浪子銀。

張太和：（唱“老生調”）

那光棍还是高來还是矮？

身上穿的什么衣襟？

鼓打几更把門進？

鼓打几更离張門？

蘭英：（唱“二涼”）

那光棍又不高又不矮，

上身穿藍下穿青。

鼓打三更房門進，

鼓打五更离我家門。

張太和：妹妹，此話当真？

蘭英：（无奈）当真。

張太和：果然？

蘭英：我要哄你……我要哄你我就是个……是个……小狗。

張太和：你可敢作証？

蘭英：（迟疑）这个……噢，我、我敢作証！

張太和：（吃惊）哎哟且住，听小妹之言，賤人在家

做出这等丑事，气煞人也！

蘭英：（暗喜旁白）啊！我哥哥生气了，这会可打她一頓了。

張太和：怪不得，我回得家來，看賤人头戴金釵，身披花衫。想家中并无多余之銀，这戒指分明是光棍所打，金釵是浪子所贈。这，这还得了！

（唱“老生調”）

小賤人敗坏門風丢尽人，
我心中万丈怒火怎能忍。

惡狠狠我把賤人喚，

賀氏賤人哪里？

賀氏：（內应）來了。（端茶上）

（唱“二涼”）

忙端香茶到客廳。

請我夫用茶。

張太和：（狠狠地）哪个吃茶？放下！

賀氏：这……（將茶置于桌上）

張太和：（反問）我离家三載，你当的好家？

賀氏：丈夫不在家下，为妻料理家务，看守門庭理所当然。

張太和：你做的好事？

〔賀氏不解其意〕